“为长眠柳州的辽宁籍烈士寻亲”系列报道

从4月到10月，接力寻访中充满曲折与希望——

步履不停，只为英魂有归途

本报记者 吴 丹

核心提示 步履不停，只为英魂有归途。9月30日，辽宁日报推出《英雄，请您品尝家乡的“丰味”！》大型直播活动，进一步激发了社会各界为长眠柳州的辽宁籍烈士寻亲的热情。连日来，从辽宁到山东，多支志愿者团队接力寻访邱佩强烈士的亲人，感人故事一个接一个涌现。这趟跨越山海的寻访接力，如今暂告一段落。因为年代久远，线索零散，所以有的烈士亲人还没能找到，但大家并没有气馁。寻亲志愿者们表示：只要还有一个烈士没“回家”，寻亲这事儿就不算完。



邱佩强烈士安葬仪式现场，众人敬献鲜花。从那时起，跨越山海的接力寻亲就没有停歇。

受访者供图

山海接力：辽鲁多地志愿者连日奔波

“这才是真正的‘丰味’，相信也是烈士们心底最惦记的味道。”“看哭了，我们能不能再多使使劲儿，帮更多的烈士找到血脉相连的亲人。”自今年4月，辽桂两地媒体联合发起为“长眠柳州的辽宁籍烈士寻亲”活动以来，已为9位烈士找到了亲人。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当天，辽宁日报联合广西日报、柳州烈士陵园、辽沈战役纪念馆推出特别直播《英雄，请您品尝家乡的“丰味”！》，无数网友为这场跨越山海的致敬而感动，或默默敬献鲜花，或积极留言响应，为寻亲行动献计献策。

镜头缓缓扫过一座座墓碑，11排6号邱佩强烈士的名字在阳光下仿佛有了温度。2000多公里外，锦州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队长王新立通过手机屏幕凝视着这个名字，眼眶微红。“几个月前，我们还在群里讨论过，这个名字被反复提起，我印象很深。”他立刻召集队员，根据辽宁日报当日上线的“寻亲助手”小程序提供的线索，梳理、分析烈士信息。

碑文记载，邱佩强烈士籍贯为“东北安东市太平区珍珠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工兵第五团参谋”。早在今年4月，朝阳市尊戎退役军人志愿服务中心烈士寻亲专委会就加入本报牵头的寻亲联动群率先行动，在丹东宽甸一带展开寻找。“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提供了两个不同家族的联系电话，但打过去后，对方均表示不是。”负责人常俊杰告诉记者。

线索似乎断了，但没有人放弃。“通过查询，我们了解到丹东有多处叫珍珠泡的地方，我们重点分几个区域排查：振安区鸭绿江街道、珍珠街道，宽甸太平哨镇，以及宽甸步达远镇步达远村。”王新立说。10月10日，队员刘欢在振安区珍珠泡区域寻访，但都落了空。

这时，葫芦岛广播电视台记者王雨欣在联动群里提供了一份关键资料——由广西一位身为45军老兵后代的志愿者转来的旧版《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革命烈士英名录》。其中竟有邱佩强的名字。其中记载，邱佩强为山东省掖县城北穆家庄人，1926年4月生，1946年7月参加革命，党员，曾任第四野战军参谋，1949年12月牺牲于广东省。会不会是重名？会不会是闯关东过来的？“我们将两份信息进行比对，除了牺牲地点，其余信息都十分接近，或者说有很大程度关联。而且广东、广西是临近省份，当年登记有误，也是有可能的。为了能寻亲成功，一个蛛丝马迹都不能错过。”王新立立即将排查的重点转向山东。

掖县，就是今天的莱州。他们一方面在当地自媒体账号下留言求助，一方面通过沈阳志愿者金美燕联系全国“最美拥军人物”孙嘉怿。在孙嘉怿的帮助下，接力棒很快传到了“我为烈士来寻亲”团队山东莱州志愿者邱涛手中。

邱涛是莱州本地人，对军史有着深入研究，参与为烈士寻亲行动已近10年。接到求助后，10月下旬，他利用下乡医疗帮扶的间隙，专程跑了一趟莱州五福村。

“掖县穆家庄过去也叫五佛穆家，据说是在1967年和五佛邱家村合并成东风村，现在又与其他村子合并成了五福村。”邱涛说，邱家是村里的大姓，但住得比较分散，一条省道把村子分成南北两块。他从北头转到南头，逢人便问，尤其是问遍了80岁以上的老人。“听说是为烈士寻亲，村里人都很热情，几位老太太告诉我，过去这边基本上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但没听说有邱佩强这个人。我又追问，本村有没有范字为‘佩’这个辈分的邱姓人家，她们还是摇头，但突然有人冒出一句有叫‘邱培某’的。这户人家有兄弟三个，如果在世，岁数跟邱佩强差不多。”邱涛的心怦怦直跳，按照老人指点的方向，邱涛找到了“邱培某”哥仨中的老二家——正好在门口碰见了老二家的儿媳妇，她70多岁了。“公公已经去世20多年了，在世的时候，没听他说起过自己的兄弟中有入伍的，而且也没有后人。”老人的回答让寻找再次陷入僵局。

邱涛分析，很可能邱佩强闯关东过来后1946年在丹东入伍，登记的籍贯就是丹东。从姓名谐音上寻访，这户人家是目前老家村子范围内较为接近的一户，但因年代久远、直系亲属离世，无法最终确认。

墓碑破土 柳州工地上的庄严守护

在梳理邱佩强烈士资料时，我们了解到，其墓“重现天日”的背后还有一段故事。2021年8月23日，柳州市柳南区一处房地产项目施工现场，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一块青石碑从泥土里翻了出来。这块于1950年1月10日所立的墓碑上镌刻着邱佩强的英名。施工方当即停工。柳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柳州市烈士陵园管理中心、街道办等部门次日赶到现场勘察。由于现场杂乱，当天上午并未发现烈士遗骸，初步判定为空墓，墓碑被运往烈士陵园安放。然而当天下午，施工队继续作业时，在附近发现了烈士遗骸。他们立即设置隔离区，将骸骨妥为收殓。

经多方核查，邱佩强烈士的身份逐渐清晰：他生前系解放军工兵第五团侦察参谋，1949年11月下旬随先头部队挺进柳州，在攻打国民党军队控制的柳州飞机场时壮烈牺牲。柳州市烈士陵园按相关程序，立即启动寻找邱佩强烈士亲属行动。4个月后，在确认暂时无法找到烈士亲属的情况下，邱佩强烈士遗骸被庄重安葬于柳州烈士陵园。在青山绿水、翠柏苍松中，英魂终得安息。

这样的故事让志愿者们深受触动，也更加坚定了为烈士寻亲的决心。“找了一大圈没对上，但大家说不算完。寻找的过程就是铭记与致敬，每次寻亲成功，都会揭开一段尘封的历史。我们会把寻亲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整理、分享出去，让更多人掌握方法。”王新立说。

“为邱佩强烈士寻亲告一段落，心情挺沉重的。”寻亲联动群里，王新立发出这样一句感慨。群里安静了片刻，随后陆续有人回应，“也许有遗憾，但感谢你们把长久的思念带回了他的故土。”“柳州烈士陵园把烈士照看得很好，这就是最好的缅怀。”

寻亲行动，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跋涉，而是一群人的接力。采访中，邱涛说得很实在：“这10年里，遇到过很多无果而终的情况。费尽气力走了很多路，收集了很多资料，但最后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不放弃，是我们的信念。这件事需要更多人的力量，此刻的坚持，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终见回响。”

柳州市烈士陵园副主任王万里一直关注着寻亲进展。他说：“感谢辽宁和山东志愿者的持续寻找。柳州人民不会忘记每一位为守护这片土地洒下热血的英雄，我们也盼着有一天，烈士的亲人能来柳州看看。”

如果您有线索，欢迎登录辽宁日报“寻亲助手”小程序，或通过“辽望”客户端“家山未忘”专题了解最新进展，让我们共同助力烈士早日“回家”。

艺言艺语 YIYANYIU

乡土写作不能只停留于守望

秦朝晖

在近日的辽宁文学奖评奖中，小凌河流域作家群，荣获了“特别奖”。这份来自文坛的肯定，让人看到乡土书写的价值，也引人深思：乡土写作，除了守望，还需要什么？

小凌河流域作家群的独特处，在于“在场”。小凌河流域的作家们，生在乡村，长在乡村，对乡村的情感与生俱来。有的作家，虽然离开故乡，在外乡、在城市工作，但时至今日，每临重要的节日，他们大都会返回家乡，与老家的父母、亲人、乡邻，重温乡情，重觅乡音。乡村于小凌河流域的作家而言，早已不是简单的乡愁寄托，而是他们文学生命中重要的支撑所在。

对于小凌河流域作家群，有一个文学背景是可以追溯和重提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少功、贾平凹、王安忆、李杭育等，写出了一批在中国文坛有影响的作品，这些作家分布在全国各地，可以说是“各自为战”，一个地域的作家群却没有形成。也许小凌河流域作家群的作品质量还不能与上述作家相提并论，但他们抱团式的基层书写，也是他们的独异之处，对这个群体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文坛的风景，也可以丰富我们对文学的新理解、新认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年来宁夏西海固文学现象的出现与轰动，对小凌河流域作家群，不仅有着很好的示范作用，也为小凌河流域作家群的研究提供了“有本可依”的带头作用。西海固文学现象中，农民写作者，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小凌河流域作家群，农民写作，也是它最大亮点，这两个不同地域的文学现象，可以是中国新大众文艺的“双子星”，这两种文学现象的“交相辉映”，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实践的鲜活佐证。

没有传承的事业是不能产生持久影响力的。小凌河流域作家群的构成，有着明显的不足，作家群的年龄偏大是不争的事实。如何让这个群体后继有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文学新人的涌现，需要更宽广的土壤，文学传承要有人才，小凌河流域作家，除坚持自己的创作外，发现、扶持文学新人，也是这个作家群的责任与担当。

守望是乡土文学的根基，突破是乡土文学的出路。目前小凌河流域作家群作品多聚焦乡情回望、乡土记录，书写扎实真诚，却缺少能够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标志性精品。创作者们既要守住乡土本心、延续书写情怀，更要跳出单纯的回望与守望，在时代变迁中挖掘乡土新内涵、提炼乡土新情结。期待小凌河畔的创作者们，在深耕中创新，打磨出独属于辽西的《生死场》《边城》式力作，让小凌河流域的乡土书写，绽放更耀眼的光彩。

本栏目由辽宁日报、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

读书杂一点，能更好地看懂这个世界

——专访《收获》杂志副主编谢锦

本报记者 刘臣君

作为中国顶级纯文学刊物《收获》的副主编，天天审小说的谢锦，平日里尤喜看历史、医学和科技书。与文学打了近30年交道，她觉得读书杂一点，能更好地看懂这个世界。近日，谢锦应邀来沈，做客我省阅读品牌“午后文学时光”活动，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看《生死场》，我泪如雨下

本报记者：这是您第二次来沈阳。您和东北文学的缘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谢锦：20多年前我来过一次沈阳，只待了一天。这次来，最大的冲击是东北话扑面而来。我一直觉得北方语言的表现力比南方强：南方语言简洁，北方语言哪怕说一个动作、讲一件事，都活灵活现。

我最早被东北文学震动，是大学暑假的一个下午，电视里正在播放根据萧红小说改编的话剧《生死场》。那天看着看着，突然就泪如雨下，才明白它为什么流传至今。

本报记者：您曾说迟子建笔下“冰雪天地中的残酷和温情，东北大地上的小人物动人极了”。辽宁作家最打动您的是什么？请您也谈谈从辽宁走出去的双雪涛、班宇。

谢锦：好的作家，他的文学世界一定是气味复杂的，能容纳很多东西，这是长篇小说作家非常重要的素质。中短篇只展现世界的一角，长篇本身就是在创造一整个世界，虚拟世界越庞大，体现出作家的能力越强。

双雪涛、班宇都在《收获》刊发过作品。看一个作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是否独特，他们身上会有一种别处看不到的、气味独特的东西。

本报记者：您说过，对您影响最大的书是《红楼梦》，您又是如何走上文学编辑道路的？

谢锦：我小时候很孤独，因为家教严，放学必须马上回家，不可以去弄堂里玩，所以就在家里读书。好在父母长辈都很鼓励我的阅读，很小就读《红楼梦》，看不懂就一遍一遍翻，慢慢发现，它真是一部古典社会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除了故事情节、社会时代、人性丰沛，我从《红楼梦》中还学到了很多古代制度、诗词歌赋、生僻词语、器物风俗，这也是我一直把气味复杂作为一部好小说标准之一的原因。



《收获》杂志副主编谢锦

本报记者 何书凝 摄

我一直都爱读小说，父亲单位订了《收获》《新华文摘》，每次拿回来，我就先读。后来我偏科读了中文系，但觉得自己要成为一个作家还缺少一点天赋，也不够努力。既然想亲近文学，那就试试去走编辑这条路吧。

编辑一定要成为一个杂家

本报记者：您的阅读并不止于文学。听说您喜欢读历史，也爱读医学、科技类的书，和天天审读小说的本业似乎有些“错位”。这种杂食性阅读，对编辑工作有什么帮助？

谢锦：读书杂一点，更能看懂这个世界。我最近读的书包括历史类的《隐秘战线：情报战三千年》；文学类的《命若朝霜：〈红楼梦〉里的法律、社会与女性》，从古代法律和宗法制度的角度重新解读红楼女性，角度很独特；科技类的《魔弹出世：百浪多息点燃的抗菌药革命》，“魔弹”指的是抗生素。编辑一定要成为一个杂家。文学编辑当然要有专业，但文学虚构的是一个世界。编辑要涉猎广泛，才能够看懂那个虚构的庞杂世界。

我好奇心重，爱读科技、医学类的书。医学不只是科学，背后有强大的人文力量，因而医学是有温度的，失去了人文层面，科技往往就变成反噬的利刃。文学书也有独特的读法，编辑、评论家固然需要一些理性的头脑去阅读文学，但是有时候也需要跟着感觉走。某些瞬间，好的文学更像音乐，能直入灵魂。

本报记者：您有一个精妙的说法：文学是一个密码的文本，该怎么理解？

谢锦：我是更愿意把文学理解为一个密码文本，比如小说，故事是它表面的密码，但它一定不只是一个故事，透过故事，背后应该是更大的冰山。作者在编写密码，每个读者破解密码的方式也都不一样。高明的文学背后，都有非常强劲的哲理骨架，否则文学就是一摊血肉，只有把骨架立起来，血肉长上去，才是一个生动的、丰沛的、大写的人。

本报记者：有没有长期跟踪的作家，让您觉得“他变了”？

谢锦：肯定会有。一种情况是变得更好了，这当然是特别值得高兴的事情；另一种是变差了，作家的写作过程不会一路平顺，要往上走需要很多突破，而写作中最难的恰是突破自己。有时候你看到作家的作品质量在下降，那也许正是作家最痛苦最焦灼、处在突破的前夜，这时候，编辑需要相信、陪伴、适时提点。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作家的文学人生和现实人生发生了冲突，暂时不写了，也要理解，作家也是人，有时候在现实中更加敏感和脆弱。

一部作品成功了，高光时刻都属于作家，但编辑也有不为人知的职业快乐和尊严：和作家一起在文学中成长，陪伴他和他的作品一步步走到高光时刻，那种幸福感和满足感，是难以言说和难以替代的。

新读者需要时间培养

本报记者：那样的热度，似乎只属于上世纪80年代。文学杂志的“高光年代”似乎已经过去。《收获》靠什么保持敏锐，新读者又在哪里？

谢锦：现在当然不能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但那种热度，可能也只有在那个时代才会有。这两年大家总说文学落潮了，我并不特别认可，文学还是文学，它只是回到了自己应该在的位置。

说到《收获》能够保持敏锐，靠的还是专业的文学素养，从万千稿件中辨别出那些气质独特的好作品，同时哪些作家崭露头角，哪些在上升期，哪些到了巅峰期，哪些在彷徨、后退，编辑心里都会有清晰的判断；还有，时刻保持在场感，在重要的文学时刻不缺席，前瞻性地锚定有写作计划的作家，提前介入。

新读者确实难找，因为文学读者需要时间培养。我们杂志的老读者忠诚度更高，很多人把《收获》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当下的传播路径变化了，青年读者大多在多媒体时代长大，所以，让新读者看到《收获》是最近几年杂志社一直在努力的工作。《收获》也在向新媒体靠拢，公众号、小红书都在做。真正的效果如何，还不好说，但你不能放弃这些新的传播途径，哪怕先占下位置再说。AI时代来临了，人类面临的各种竞争都可能需要更换跑道，在原来的跑道上死磕，可能是死路一条。

本报记者：您觉得下一个有“统治力”的小说家会是谁？

谢锦：这个我真的不能预言。好的作家可遇不可求：有时候天才有了，还没碰到机会；有时候机会来了，天才还没出世。

人物简介

谢锦 《收获》文学杂志副主编，历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小说界》主编。从事文学编辑工作近30年，曾任孙甘露《千里江山图》等作品责任编辑，编辑图书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等。

大家读道

辽宁25项特色活动添彩秋假

本报讯 记者吴丹报道 秋假有约，文化同行。为丰富中小学生秋假文化生活，辽宁各文化单位整合优质资源，集中推出系列文化活动。共设舞台展演、文博研学、非遗手作、阅读推广、艺术展览、云端互动六大板块，涵盖25项特色文化服务，将延续至11月2日。

舞台展演好戏连台，专业艺韵点亮秋假。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带来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匹诺曹》以温情活泼的舞台呈现，让孩子们在故事中体悟珍惜、诚实与勇敢；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贝多芬之夜交响音乐会则以恢宏旋律打开古典音乐的大门，让青少年在交响声中感受理想与生命的热忱。辽艺新版话剧《雷雨》，特邀沈阳籍知名演员印小天加盟，将于10月31日、11月1日登陆辽宁大剧院，学生们会在雷雨夜的戏剧冲突中感受文学与表演的双重魅力。

文博研学与非遗手作将为青少年打开一扇触摸传统文化的窗：辽宁省博物馆“镜中奇妙·瓦上秦风”“巧手拼国宝·北方民族的家”“博物馆里的大语文”等活动，让青少年从看展人变为讲述者与探索者；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带着满族刺绣、冯氏剪纸、朝阳石雕、烙画艺术等走进铁岭开原，开展非遗“七进”活动，让优质非遗资源浸润假期生活。

辽宁静物油画学术研究展在沈开展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由辽宁省油画学会、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鲁迅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共同主办的“物我·心声——辽宁静物油画学术研究展”正在沈阳美术馆开展。展览共展出静物油画作品97件，其中特邀参展作品22件。

本次展览以静物画为学术切入点，引导艺术家在日常之物中寄寓精神意蕴，于方寸之间凝聚时代心声，既是对辽宁油画艺术脉络的一次深度梳理，也是以静物之“小”映照时代之“大”的学术探索。